

Vera Koo: How to Become a Champion Shooter

Vera Koo, Traditional Chinese

如何成為神槍手

要成為一個神槍手並無捷徑。我的法寶就是一心一意，全神專注；別人有時候還誤會我在傲視他們。我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我不認輸。每年在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中舉行的「比安奇盃」槍擊賽中想要得冠，你就得像一個鬥士一般。我在面臨每場比賽之前，我就等於在準備一場戰役。我會把自己當成一名將領，運籌帷幄對付敵人。而這個敵人常常就是我自己。



成功

對參加槍賽的人來說，「比安奇盃」對他們的神志是最大的磨鍊。賽中有四站而你只能打少數幾發子彈；一不留神失去時機，就會全盤崩潰。

我在四十五歲時才開始參加射擊比賽。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從事此道。我先是去上了一門槍枝安全課，就發現我對射擊竟然有潛能。於是我就開始去學習。我這人對每件事都會全力以赴。我總是要做的最好，我有競爭心。但是我參加比賽並非是想要打敗別人。我只是向自己挑戰去登峯造極。



現在我已經六十七歲了。我篤定地確信我已經成為一名鬥士了。這些年來我常常反省我參賽的動機和成就。這二十年裡我有幸贏得了多項殊榮，包括八次全國動作射擊賽（「比安奇盃」）中的獎項、兩次女子世界冠軍 - 一次在「比安奇盃」，另一次在世界一對一賽。我是個鬥士，但這並非是因為我已經擁有了這些榮譽。

要登上鬥士的殿堂，是要經過長期的堅強磨鍊，不折不撓，一心一意，再接再厲。我勇於奮鬥。如果我盡了力量，我就一定能夠爬到頂。如果我停下來過度觀察思考，我反而不會成功。

挫敗

我從失敗中領取的教訓，比以前所有勝利的都多。去年四月份時，我正在準備去參加二〇一三年的「比安奇盃」賽。我已經有三年沒贏了。我不去研究有什麼別人要參賽。我只考慮如何訓練自己能再達到頂峯狀態。

那天練靶，就跟往常一樣：練靶場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天有些涼但我還是想留下來再打幾發子彈。在我去清理靶心後想回到車上時，卻給圍繩拌倒摔下。我躺在泥濘裡動不了向天看。我有未來嗎？我還能活嗎？

那離車子還有五十米，我身上沒帶手機。我開始痛得迷糊了，也曉得事態嚴重了。如果我不去求助，人家不會找到我的。我還不知道我的傷勢如何，但我不願意單獨一人就此躺在泥巴裡被風寒消毀。



憑著平時鬥士的訓練和我對上帝的信心，我終於將自己拖回到車上求救。幾小時後就開刀，右邊小腿骨斷了。醫生說六個月不能走路，一年後才會消腫。

五個月過了，我現在又能走路又能打槍。這五個月來，我從輪椅進步到扶椅、到手杖，耐心鍛鍊，努力復健。我終於又能手持槍械，兩腿站起來了。

前瞻

有些運動在根本上就是要求個人表現的。任何運動如果不需要幾個人在一起合作奪標，它就是一件個人項目。比如高爾夫球、網球、賽跑和衝浪，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比賽。但是在射擊來說，我的表現卻比別人更孤獨。

很多參加比賽的人會合在一起練習。他們的親友們會來加油打氣。他們會在賽前賽後，交朋友、開記者會、上電視、辦慶功宴。

我不來這一套。

我從來不跟人家一起練槍。一開始是沒有機會，後來是成了習慣。比賽時我不跟人家交流，上陣前我不需要在觀眾裡尋找熟人鼓勵的眼神。



其實上陣時我根本不和別人目光交注。我只活在我的世界裡。

這麼多年來的獨立磨鍊比賽，我的孤獨已經成為了我的力量。它使我能精確瞄準、專注目標。到頭來，賽場上鈴聲一響，標靶一現，就只有你一人；帶着你的槍，加上你多年的鍛鍊。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五個月前在密蘇里州的泥堆裡我能鎮靜地爬回到車上。不然的話可能要到幾天後我 才會被人發現。這段磨鍊算是剛開始，今後真正的挑戰是看我能否再回去比賽。

每天早上照鏡子，我看到的是一名鬥士。你可能看不到，你可能看我只是一個小巧的中國祖母，喜歡和朋友們吃飯、吃點心，過著加州好日子。但歸納就這一點，在任何文化背景裡的鬥士們，都曉得去 利用內在的力量來決定外在的成就。我可能無法教神槍手的秘訣，但我告訴你，能找到你自己心中的 鬥士，你就成功一半了。

